

# 沒有神的所在

侯文詠

2020.8.14

- p.8 這個刻板印象，一直要到四十多歲重新細讀《金瓶梅》，多出了一些閱歷與新的平和之後，才有能力把閱讀的注意力從性愛、背德這些情節中解脫出來，發現其間隱晦卻又綿密的連結，於是才有了更多的發現，以及一波又一波隨之而來的震撼。
- p.9 當價值不再，一切只剩下慾望時，生命會變成什麼？
- p.9 「價值」只是表層的假象，慾望才是底層的真實。
- p.11 蔣勳再《孤獨六講》裡提到的：「對人性的無知才是使人變壞的肇因，因為他不懂得悲憫。」
- p.16 書上說張大戶收用了潘金蓮之後，添了五種病症：第一腰便添疼，第二眼便添淚，第三耳便添聾，第四鼻便添涕，第五尿便添滴。
- p.25 什麼黑鬚鬚、翠彎彎、香噴噴、直隆隆、粉濃濃、嬌滴滴、輕嬌嬌……在這些重疊句裡，我們彷彿可以看見西門慶語無倫次的慌亂，聽見他胸中怦怦怦的心跳節奏。更可笑的是當西門慶從頭髮、臉蛋把潘金蓮一路往下看，到最後什麼柳腰兒、尖翹腳兒、肉奶奶胸兒、白生生腿兒……，潘金蓮在西門慶的想像底，竟已被剝得一絲不掛，甚至不打馬賽克的解碼畫面了。
- p.27 自古駿馬卻馱痴漢走，美妻常伴拙夫眠。月下老偏這等配合。
- p.30 我初讀西門慶在這個節骨眼三番二回跑茶坊時，總覺得小說有點煩絮。後來看懂了時反而覺得佩服。
- p.32 現在他發現，拋掉那些驚驚扭扭的倫理道德之後，原來只要找到門路，他的色慾與王婆的貪慾原來也可以像生意那樣，單純只是買賣與交換。
- p.33 王溢嘉先生曾歸納過「陷阱」構成的共同要素有三：一是必須有個誘餌。二是必須只能前進不能後退。三是路愈走愈窄，愈不舒服，直到最後動彈不得為止。
- p.34 這樣的諷刺讓我們感覺到，在一個到處充滿著十分光劇本的世界裡，忠厚、善良這些德行不但顯現不出它們的美好，更多時候，反而只是愈發彰顯出它的脆弱與

無知罷了。

- p.36 這種小奸小壞的寄生蟲之所以能存在，還在於背後裡有一整個腐敗的社會用冷漠不斷地提供他們養分。
- p.38 所有的喜感頓時全化成了一陣心涼，原來生存考量只消不到一秒鐘，就可以輕易戰勝道德考量的。
- p.39 如果尊嚴對窮人是太奢侈的奢侈品的話，那麼就不要尊嚴了吧。
- p.43 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：有淚有聲謂之哭，有淚無聲謂之泣，無淚有聲謂之號。當下那婦人（潘金蓮）乾號了半夜。
- p.83 難怪張竹坡要形容《金瓶梅》是「菩薩學問」而不只是「聖賢學問」。
- p.101 我們不明白西門慶和李瓶兒到底是怎麼辨識彼此的慾望，但他們都是過來人，彼此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。
- p.101 撇開性的吸引力不說，偷情的樂趣恐怕還在於那種背德，卻又必須瞞過社會的挑釁與刺激。對某些不安於現狀的人，恐怕再沒有比這樣的驚險更令人銷魂的強力春藥了。
- p.112 吳月娘的計畫不能讓別人知道，李瓶兒的隱情更是不能讓吳月娘明白，在這個人人有心機的世界裡，所謂的倫理與道德的尺度全像這一座牆——只是個形式上的象徵，只要不被發現，誰都可以偷偷摸摸地翻過來又越過去。
- p.116 我們說瓶兒本來是用來插花的，但是現在這花和瓶的合體卻子虛烏有，這或許正是花「子虛」這個名字最重要的寓意吧。
- p.116 張竹坡才會說：「讀《金瓶梅》小說，若連片念去，便味如嚼蠟，止見滿篇老婆舌頭而已，安能知其為妙文也……才不高，由於心粗，心粗由於氣浮，心粗則氣浮，氣愈浮則心愈粗，豈但做不出好文，並亦看不出好文，遇此等人，切不可將《金瓶梅》與他讀。」
- p.122 或許戀愛真的會讓女人變笨吧——可是話又說回來，不能讓人變傻變笨的戀愛，還有什麼滋味呢？
- p.131 可見情人移情別戀固然令人惆悵，但愛上不如自己的別人，那就是傷害了。
- p.135 可是對於一個充滿憤怒的人來說，邏輯一點也不重要。
- p.141 他拿什麼來比你！你是個天，他是磚塊；你在三十三天之上，他在九十九天之下。
- p.149 書上最後說：是夜，兩人與意雲情，並頭交頸而睡。無疑地，這令人想起張愛玲的名言：「通往女人心的路，是陰道。」

- p.159 所謂的「壞了事出來」，就是和老爺發生了關係，被大老婆趕出來。
- p.165 顯然無賴男子不負責的曖昧攻勢能夠得逞，還得靠受騙上當女子的一廂情願才行。
- p.169 在一個像明朝那樣的封建社會，除了妓院的金錢交易之外，「性」往往是和「階層」移動或「權力」重新分配緊緊相連的。這也是為什麼我必須用比「淫穢」更嚴肅的眼光，來看待《金瓶梅》裡面的「性愛」的很重要理由。
- p.172 所有的權力位階，永遠在一次又一次的較量之後才能顯現出來。這使得任何嘗過這種樂趣的人，無時不刻想要回到那個戰場。
- p.183 依照莫泊桑的小說理論，如果故事一開始出現過槍，那麼，這把槍到最後就必須發射。
- p.202 《金瓶梅》裡有句傳神的話說：「時來誰不來，時不來誰來？」
- p.230 崔護在〈題都城南莊〉這首詩裡所寫的：「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，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」
- p.246 開口西門爹，閉口西門老闆的，如何一起狎樂呢？我們甚至可以說，不去掉階級，就沒有「狎」樂文化可言。
- p.246 應伯爵說的「巧一巧」聽起來十分耳熟。閩南語幫別人關說或處理事情，也說「喬」事情。我懷疑閩南話說的把事情「喬一喬」，和應伯爵說的「巧一巧」根本就是同一回事。
- p.277 難道真像俗語所說的：「女性主義者就敗在衣服和愛情這兩件事上。」
- p.281 失敗的代價，幾乎是毫無例外的，都是由下位者吸收承擔的。
- p.289 我曾聽過一位化粧品行銷專家說過：「稱讚女性，唯一不會出錯的形容詞永遠是——年輕，這兩個字。」
- p.292 在《金瓶梅》裡，連笑聲的意涵都是隱晦的。因為不管是聽笑話，看笑話，甚至只是虛情假意地應付著笑的眾人，他們發出來的笑聲聽起來都是一樣的。
- p.303 暗喻有點像是密碼。除了當事人外，其他的人愈不容易破解，規避現實稽查的能力就愈強大。
- p.336 或許，人之所以無法感受到神，是因為自己先否認、甚至背棄了它吧。
- p.340 《金瓶梅》冷靜而客觀地書寫著，讓同時存在的真情與虛假交織著這幅臨終前的生動畫面。回天乏術的固然是病情，但更讓人覺得感歎的卻是無所不在的人情冷暖、世態炎涼。
- p.341 在作者那樣「離經叛道」的書寫邏輯下，好人與壞人的界限被打破了。打破了這

樣的界限之後，我們才可能在小說裡，重新看見了新的深度與可能，並且理解到：原來人是這麼複雜的動物，最壞的人也可以有情有義，最好的人也可以傷天害理。

- p.350 西門慶一時興動，摟過脖子就親了個嘴，遞舌頭在他口內。老婆就啞起來，一聲兒不言語。西門慶令脫去衣服上炕，兩個摟在被窩內，不勝歡娛，雲雨一處。
- p.366 然而整個充滿了節義、節操暗示的大廳，對照著西門慶正要幹的事，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與反諷。
- p.371 初時戲摟粉項，婦人則笑而不言；次後款啓朱唇，西門慶則舌吐其口，鳴啞有聲，笑語密切。婦人於是自掩房門，解衣鬆佩，微開錦帳，輕展綉衾，鴛枕橫床，鳳香薰被，相挨玉體，抱摟酥胸……
- p.391 這個情色的場面給我們的不是興奮，反而是一種沈重得教人喘不過氣來的窒息感——人的墮落還真無處不在啊！
- p.391 男人的慾望，女人的沈淪。反過來，女人的慾望也是男人的沈淪。它們就這樣彼此牽扯、相互繁衍，直到再也停不下來。
- p.419 這是《金瓶梅》讓人忍不住要歎息的地方。當人與人之間不再存在真心真意時，愛人不徹底，甚至連恨人也是不徹底的。
- p.419 到了最後，人不見了，靈魂也不見了。只剩下微弱的氣息，無方向、無目的地在一片由貪婪、恐懼、好色、狂妄、自大、嗔怨、癡迷、仇恨、嫉妒……組成的慾望之海中載浮載沈。
- p.428 西門慶道：「兀那東西（錢），是好動不喜靜的，怎肯埋沒在一處？也是天生應人用的，一個人堆積，就有一個人缺少了。因此積下財寶，極有罪的。」
- p.453 在我看來，那些荒淫無度的奇技淫巧最危險的地方——不在於那些教人同聲歎息的敗倫背德、也不在於背後的妻妾戰爭，它們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提供了一個逃避的空間——就像瘋狂無度的嗑藥一樣，讓西門慶可以繼續拒絕承認自己的卑微，甚至拒絕面對那些人生裡無可逃避的缺憾。
- p.460 好個「餓眼將穿，饞涎空咽，恨不的就要成雙。」  
原來比色慾還要強烈的情緒是「被壓抑」的色慾。
- p.482 她們說：「你我院中人家，棄舊迎新爲本、趨炎附勢爲強，不可錯過了時光。」
- p.485 王六兒說（又是一句千古名言）：「自古有天理倒沒飯吃哩！」
- p.490 很快，甚至沒有人記得西門慶曾經說過什麼、做過什麼。  
西門慶之死，最可怕的不是西門慶這個傢伙死了，而是他從來沒有活過。  
只剩下無生命的錢與權存活了下來。這是《金瓶梅》最讓人感到毛骨悚然的部分。

p.520 從某個角度來說，文本是死的，但世世代代的讀者以及他們對於《金瓶梅》的詮釋卻是活的。藉著這樣的詮釋，讀者和作者共同為《金瓶梅》不斷地創造出新的文本與生命。

